

“佛乘”之“乘”讀平聲證

邵 榮 芬

“乘”字有兩個音，一見於《廣韻》蒸韻，“食陵切”，一見於《廣韻》證韻，“實證切”。前者平聲，今讀 chéng，後者去聲，今讀 shèng。各項意義的“乘”字哪個讀平聲，哪個讀去聲，一般都有定說，不存在什麼問題。比如“乘駕”的“乘”讀平聲，“車乘”的“乘”讀去聲；“乘城”的“乘”讀平聲，“史乘”的“乘”讀去聲；等等。唯有“佛乘”意義的“乘”字究竟讀平聲還是讀去聲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。主張讀去聲的可以《康熙字典》為代表。《康熙字典》於“乘”字下註云：

……又《傳燈錄》：“禪有淺深階級，一小乘，一大乘，頓悟自心無漏智，此心即佛，曰最上乘。”宋沙門契嵩《原教篇》：“五乘皆統之於藏。一人乘，二天乘，三聲聞乘，四緣覺乘，五菩薩乘。後三乘導其徒出世也，前二乘以欲不轍去，就其情而制之。”皆去聲^①。

後來的很多字、詞典，例如《中華大字典》、舊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以及《國語詞典》^②、《中文大辭典》^③等等都同意《康熙字典》的意見，都把“佛乘”的“乘”註作去聲。主張讀平聲的可以《現代漢語詞典》^④為代表。它於平聲 chéng 音下註上了“佛乘”的義項。後來的一些詞典，例如新的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以及《新華詞典》^⑤等都同意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意見，都把“佛乘”的“乘”註作平聲。這兩種意見究竟哪種對呢？我們認為主張讀去聲的意見是錯的，而主張讀平聲的意見是對的。這有多方面的證據。

一、“乘”字本身含義的證據

“佛乘”的“乘”的含義，古人不乏說明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云^⑥：

初階聖者，有三種人。其根業各差，謂之三乘：

聲聞乘、緣覺乘，大乘。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。

法藏《大乘起信論義記》云^⑦：

乘者就喻為稱，運載為功。

李師政《法門名義集》則解釋得更清楚。他說^⑧：

能運衆生從因至果，故名為乘。

這都說明“乘”是對佛教教法功能的一種比喻說法。教法能使人們從因至果，好比舟車的運載作用一樣。對“乘”字含義的這種解釋，跟“乘”字所譯的梵文原字 yāna 的意義相合。yāna 又音譯作“衍那”或“耶那”，就是“運載”的意思。既然“乘”字這裏用的是動詞的含義，當然不讀去聲而讀平聲。

二、釋門《音義》的證據

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、慧苑《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》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在“乘”字的注音上有一個共同點。就是“車乘”意義的“乘”字三書都注音。比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十四裏“百乘”的“乘”字玄應註云：“承證反”^⑨，《華嚴經》卷五十九裏“寶乘”的“乘”字慧苑註云：“食證反”^⑩，《大寶積經》卷四十一裏“車乘”的“乘”字慧琳註云：“時證反”^⑪，就是例子。但是“佛乘”意義和“乘車”意義的“乘”字則三書都一概不注音。比如《攝大乘經論》^⑫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^⑬等中的“乘”字玄應都沒有注音，《華嚴經》卷十七裏“一乘”的“乘”^⑭，卷十七裏“三乘”的“乘”^⑮，慧苑都沒有注音。《大乘十法經》^⑯、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》^⑰等中的“乘”字慧琳都沒有注音，等等。這種情況說明“佛乘”的“乘”與“乘車”的“乘”玄應、慧苑和慧琳必定都讀平聲。因為平聲是“乘”字的常見音或本音，所以才略去不註。這是古人注音的通例。《經典釋文》凡是“車乘”的“乘”都註“繩證反”或“承證反”，而“乘車”的“乘”則一般不注音。只是在兩個“乘”字同時出現或“乘”字的動詞含義不太明確或有歧解時，才註上“音繩”或“如字”，等字眼。這種註法正好可以跟玄應等相印證。

三、詩中用字的證據

前人詩中往往用有“乘”字，它們的讀音可以根據詩的格律加以確定。出現於句中的“乘”字，五言和七言律詩有下列一些例子：

李嶠《送沙門弘景、道俊、玄奘還荊州應制》的頭兩句：

三乘歸淨域，萬騎餞通莊。（《全唐詩》^⑱，58，694）

許渾《遊果晝二僧院》的末兩句：

真乘不可到，雲盡月明天。（同上，531，6065）

張羽《贈僧還日本》的三四兩句：

遍參東土法，頓悟上乘禪。（《明詩別裁》^⑲，2，20）

白居易《病中看經贈諸道侶》的三四兩句：

不如迴念三乘樂，便得浮生百病空。（《全唐詩》，459，5231）

許渾《贈閑師》的三四兩句：

東林共許三乘學，南國爭傳五字詩。（同上，537，6129）

蘇軾《孤山二詠·柏堂》的末兩句：

此柏未枯君記取，灰心聊伴小乘禪。（《宋詩別裁》^⑳，5，69）

前三例是五言律詩，後三例是七言律詩。各例中的“乘”字按照詩律都處在平聲的位置上，可以證明它們都讀平聲。句中的“乘”字也有見於排律和古詩的。前者例如許渾《冬日宣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》中的兩句：

妙理三乘達，清才萬象供。（《全唐詩》，537，6129）

後者例如孟郊《自惜》中的末兩句：

始驚儒教誤，漸與佛乘親。（同上，374，4202）

前例的“乘”字依律處於平聲的位置，可證其當讀平聲。後例雖是古詩，但它是入律的古詩，除個別句子外，用的都是律句。末二句正是律句。“乘”字也處在平聲的位置上，可證其也讀平聲。

其次再看句末的“乘”字。見於五言律詩的例子如：

皇甫冉《送普門上人》的末兩句：

何用求方便，看心是一乘。（同上，250，2835）

楊衡《題山寺》的末兩句：

稽首如何問，森羅盡一乘。（同上，465，5286）

杜牧《懷政禪師院》的頭兩句：

山齋路幾層，敗衲學真乘。（同上，532，6079）

黃滔《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》的末兩句：

迷津出門是，子細問三乘。（同上，704，8097—8098）

李中《宿山中寺》的五六兩句：

瞑目忘塵慮，談空入上乘。（同上，748，8521）

見於五言聯句的例子如：

楊鼎夫《天台禪院聯句》中的兩句：

忘機同一祖，出語離三乘。（同上，793，8931）

見於七言律詩的例子如：

李商隱《題白石蓮花寄楚公》的末二句：

謾誇鶯子真羅漢，不會牛車是上乘。（同上，540，6191）

杜荀鶴《贈休禪和》

祇道詩人無佛性，長將二雅入三乘。（同上，692，7960—7961）

宇文虛中《次陳少章韻》三四兩句：

經中因識人我相，教外都無大小乘。（《全金詩》^㉑，4，5下）

丘處機《魚兒濼》的末兩句：

我今返學盧敖志，六合窮觀最上乘。（《全元詩選·磻溪集》^㉒，4上）

見於七言絕句的例子如：

張祜《題畫僧二首》之二的後兩句：

終年不語看如意，似證禪心入大乘。（《全唐詩》，511，5848）

薛能《題平等院》的後兩句：

還應笑我功名客，未解嫌官學大乘。（同上，561，6517）

以上各類例子中的“乘”字都在句末，按照詩律都處在平聲的位置，都與平聲蒸登韻的字押韻，可證一律都讀平聲。此外還有見於五言古詩的一例：

杜甫《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》中的兩句：

永願坐長夏，將衰棲大乘。（同上，220，2319）

“乘”字在偶句句末，與蒸登韻的字押韻，可證也讀平聲。

四、詞中用字的證據

前人的詞中也往往用有“乘”字，它們的讀音也可以根據詞的格律加以確定。請看下面的例子：

馬鈺《清心鏡·贈薛道人》前片的頭三句：

做修行，細搜刷，清淨家風，便是大乘妙法。（《全金元詩》²³，364頁）

此詞前片二十八字，後片二十七字，共五十五字。《欽定詞譜》²⁴、萬樹《詞律》²⁵收此調都作《紅窗迴》，但都未收此體。不過馬氏所作此調還有五十四字一體共四首，上片二十八字與此體同。此四首與“便是大乘妙法”相當的句子及其平仄如下：

更把道門相玩 仄仄仄平平仄（365頁）

因甚發心修養 平仄仄平平仄（366頁）

外樂不如內樂 仄仄仄平仄仄（369頁）

外樂不如內樂 仄仄仄平仄仄（370頁）

可以看出這一句第四字必是平聲。“便是大乘妙法”中的“乘”字正是處在第四位，可證其必讀平聲。

馬鈺《桃源憶故人·勸長安三壇李法師》後片的頭二句：

木人手段非凡箭，便把三乘救援。（同上，383頁）

《桃源憶故人·五臺月長老來點茶》前片末二句：

運用三車皎皎，般載三乘妙。（同上，383頁）

據《詞譜》和《詞律》，此調後片第二句的平仄格式是：平（可仄）仄平（可仄）平平仄²⁶。前片末句的平仄格式是：仄（可平）仄平平仄²⁶。“乘”字在此二句中都處在平聲的位置，可證其必讀平聲。

馮尊師《蘇武慢》前片的末二句：

悟時超十地三乘，凝滯四生六道。（同上，1240頁）

此調《詞譜》未收，《詞律》收有此調，但無此體²⁷。不過馮氏另作有此體九首。這九首中與“悟時超十地三乘”相當的句子及其平仄如下：

向東郊極目天涯 仄平平仄仄平平（1239頁）

更堂堂氣概摩天 仄平平仄仄平平(同上)
 恣陶陶海上人間 仄平平仄仄平平(1240頁)
 透簾幃鉛鼎溫溫 仄平平平仄平平(同上)
 樂簞瓢笑傲林泉 仄平平仄仄平平(1240頁)
 這瑤函寶篆天機 仄平平仄仄平平(1241頁)
 把仙胎養就雲嫩 仄平平仄仄平平(1242頁)
 把陰港交會神鑪 仄平平平仄平平(1243頁)
 馭紫雲翠鳳相迎 仄仄平仄仄平平(1243頁)

根據以上句例可以確定此句的平仄格式如下：仄仄(可平)平平(可仄)仄平平。“悟時超十地三乘”中的“乘”字正好處在平聲的位置上，可證其必讀平聲。

無名氏《無俗念》後片的末五句：

五派宗乘，六傳祖意，空立齊腰雪。爲君舉似，碧潭冷浸秋月。(同上，1269頁)

根據《詞譜》、《詞律》“五派宗乘”句的平仄格式如下：仄(可平)仄平平²⁸。“乘”字正好處在平聲的位置，可證其必讀平聲。

五、對聯用字的證據

舊對聯往往也用有“乘”字，它們的讀音也可以根據對聯的平仄格式加以確定。比如武漢市歸元寺佛堂有如下一付對聯：

教有萬法，體性無殊，不可取法捨法非非法。

佛本一乘，根源自別，故說下乘中乘上上乘。

下聯句末的“乘”字固然得讀平聲，句中的三個“乘”字也都處於平位，也都應當讀平聲。

六、現代口語的證據

這是最末了，也是最重要的證據。由於受兩派字典、詞典的影響，現代口語“乘”字讀平讀去，一般不足爲憑。但地名應該是例外。地名代代口耳相傳，不易受書面語的干擾，比較穩定可信。北京西直門內有兩個古老的胡同，一個叫“大乘巷”，一個叫“小乘巷”。其中的兩個“乘”字附近居民都讀平聲。這應該說是“乘”字本讀平聲不讀去聲的最有力的證據。

有以上六方面的證據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定：“佛乘”的“乘”確實應當讀平聲而不應當讀去聲。誤讀爲去聲大概是把“佛乘”的“乘”跟“車乘”的“乘”混爲一談而又沒有留意古人和今人對“乘”字的讀音的結果。

附 註

- ① 這裏引號中的引文都只是概括原文的大意，字句與原文相差很遠。《康熙字典》的引文大多類此。
- ② 中國辭典編纂處編，商務印書館，1943年。去聲“乘”字下未收“佛乘”的義項，但於“大乘”、“小乘”條下註為去聲。
- ③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，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，1974年。
-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，商務印書館，1973年。
- ⑤ 新華詞典編輯組編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。
- ⑥ 卷114，3027頁。中華書局校印本，1974年。
- ⑦ 卷上，245頁中，大正新修大藏經，第44卷。
- ⑧ 同上，199頁中。
- ⑨ 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9，第29張下。朝鮮慶尙南道海印寺藏版，1931年。下引同此本。
- ⑩ 同上，卷21，第30張上。
- ⑪ 同上，卷13，第14張上。
- ⑫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0，455頁。叢書集成本。
- ⑬ 同上，462頁。
- ⑭ 93頁上。《大正藏》，第10卷。
- ⑮ 198頁上，同上。
- ⑯ 卷16，第17張上。
- ⑰ 卷18，第6張上。
- ⑱ 中華書局排印本，後面的數字是卷頁數。
- ⑲ 沈德潛編，萬有文庫本。
- ⑳ 同上。
- ㉑ 郭元釭編，康熙刻本。
- ㉒ 顧嗣立編，秀野草堂藏版。
- ㉓ 唐圭璋編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- ㉔ 卷24，3頁下—7頁下。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本，1979年。
- ㉕ 卷13，312—313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，1984年。
- ㉖ 《詞譜》卷7，6頁下；《詞律》卷5，146頁。
- ㉗ 卷19，425—426頁。
- ㉘ 《詞譜》卷28，7頁；《詞律》卷66，361—363頁。